

LA PLUS BELLE HISTOIRE DE LA NAISSANCE

René Frydman
Jacques Gélis
Henri Atlan
Karine Lou Matignon

最美的生育史

〔法〕勒内·弗里德曼 〔法〕雅克·热利
〔法〕亨利·阿特朗 〔法〕卡里娜·卢·马提依 著

彭玉姣

译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LA PLUS BELLE HISTOIRE DE LA NAISSANCE

René Frydman
Jacques Gélis
Henri Atlan
Karine Lou Matignon

最美的生育史

[法] 勒内·弗里德曼 [法] 雅克·热利
[法] 亨利·阿特朗 [法] 卡里娜·卢·马提依 著

彭玉姣

译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美的生育史 / (法) 勒内·弗里德曼等著; 彭玉
姣译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6. 8
ISBN 978-7-5458-1339-5

I. ①最… II. ①勒… ②彭… III. ①生育—社会史
—世界 IV. ①C923-0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78072 号

Original title: La plus belle histoire de la naissance by René Frydman, Henri Atlan, Jacques
Gelis & Karine Lou Matignon © Editions Robert Laffont, S. A., Paris, 2013 current Chinese
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, Paris
迪法国际版权代理(www.divas-book.com)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09-2014-619 号

最美的生育史

[法] 勒内·弗里德曼, [法] 亨利·阿特朗, [法] 雅克·热利,
[法] 卡里娜·卢·马提依 著; 彭玉姣 译

责任编辑/杨英姿

技术编辑/丁多 装帧设计/郦书径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

www.ewen.co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8.375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1339-5/C.20

定价: 3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前言

卡里娜·卢·马提侬

拉丁语名词“自然”（Nature）源于动词“生育”（Naître）。还有比呱呱坠地更自然而然的事吗？确实，自然极了，同时又包含着深刻的人文蕴意，既平凡又充满魔力！生育反复无常，牵动着人类的期望，激发着人类的想象，长久以来，生育具有和自然一样的神秘气质，难以掌控。生育和自然以各自的方式记录着人类的历史；它们密不可分，人类赋予它们相同的象征意义：很久以前，史前时代和新石器时代，人类制作女性陶土塑像，以此庆祝生殖。同时，自然被誉为养育人类的摇篮。大自然母亲和众神之母玛格那·玛特（Magna Mater），都被想象成子宫发达的女性，子宫是繁荣和生生不息的象征。自然和生育都拥有生杀予夺的特权，威慑着人类。将来，这种特权则会受到人类的控制。

自然生育的过程长期困扰着人类。起初，他们试图用神灵的意志来解释这一现象。神灵意志的形而上学和晦涩催生了恐惧，假如生育是一项礼遇，一种赐福，它同时也可能成为一项重负，一种诅咒。因此，生育过程伴随着很多仪式的举行，人们试图控制无形的力量，促进生殖繁衍，以及更好地迎接新生儿的到来，今天，这些仪式还在世界各地得以延续。随着社会变迁，男性的心智发展受到重视，而怀孕生子的女性则被贴上“生育工具”标签。女性的肚子生来是为社会和国家服务的，她们首先作为生育工具存在。不能生育的女人大多遭遇凄惨！她们被遗弃、被驱逐，直到今天，女性因不能生育而遭受暴力侵犯仍是社会现实。

随着时代进步，生育逐渐成为医学事件。产科医生替代接生婆和助产士，医院全权接手生育。二十世纪，科学和社会革命的电光石火也波及医学，正是这一时期，人们争取到避孕及堕胎的权利。生育越来越容易掌控，人类有了生育的选择权，而女人分娩时经历的救赎般的阵痛，也随着医学进步变得无足轻重了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苏联最先开创“无痛”分娩，之后，法国医生弗雷德里克·勒博耶（Frédéric Leboyer）提出“无蛮力”分娩。孕妇受到更多的关注，事实上，子宫和胎儿成为关

注的焦点。从前，胎儿跟不能言语的动物一样，人们认为胎儿对其所处环境没有感知力，他没有意识，不能感受疼痛，无法与外界交流。而此时，胎儿突然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关注，人们赞誉他天资聪颖，甚至智力非凡。

为解除不孕不育症的困扰，生育迎来了新的发展，人工授精有了成功的案例，不久，试管婴儿技术问世，不可否认，这两项医学进步是人类生育的革命性事件，因为性与生育分离成为可能，这种分离深刻地改变着男女两性的关系。

生育涉及夫妇双方，却不局限于两人。从来都是如此，一个女人生下孩子，这个孩子的出生直接牵动着整个家庭、整个家族，甚至整个族群。不论地区、不论年代，私密的生育行为融于群体记忆。过去，国家为了保卫领地和增强国防，而鼓励生育，今天，医疗辅助生殖技术的飞速发展表明，夫妇不再是唯一的、主导生育的主体，医学机构和社会也参与其中。毫无争议，我们处在一个过渡时期：一方面，我们保留着传统习俗，承袭生育神圣而万能的观念，我们通过最热情的肉体交融生儿育女，而我们面临的艰难处境，跟几个世纪以前人们的处境无异（虽然发达国家的女性能够计划生育，享受日新月异的科学进步带来的成果，但今天，全世界每年仍有大约 50 万女性，死于妊娠并发症或分娩，她们大多生活在发展中国家，对此我

们不能视而不见)。另一方面，现代社会人能享受全面的医疗护理，但先进的医疗水平在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同时，也淡化了医患关系，人际关系变得冷淡：高精尖科学技术催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，创造出新型的亲属关系。从而引发无数伦理、社会、政治问题，例如男女平等问题，以及与人口学有关的问题，其中包括自然环境遭受破坏，自然资源占有率不平等，儿童弱势群体处境堪忧（全世界共有 2 500 万儿童被迫劳作，6 500 万儿童生活贫困，8 000 万儿童缺乏食物）。要知道，平均每秒，地球会迎接四个新生命降临。

如果将人类的历史定义为通过有性生殖繁衍的人的进化史，那么女性的生殖系统则是这部历史的起源。它承载一个民族的兴衰，负担了多么沉重的责任，经历了多么惊险的旅程啊！这本书成书于我与三位杰出科学家关于生育的对话，这是一场震撼人心的、非同凡响的对话。三位科学家始终保持着无尽的求知欲，面对所谓的科技潮流，他们不为所动，甚至有桀骜不驯之态。他们分别是历史学家雅克·热利，主治不孕不育的产科医生勒内·弗里德曼，他同时也是法国第一例“试管婴儿”的父亲，以及生物学家、哲学家亨利·阿特朗。我本人对以上提及学科的认识有限，但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，我对生育知识并不陌生，至少有过生育儿女的体验。此外，这本书是围

绕自然和生育展开的讨论，包括对人类起源的探索，对人类发展的追问，对永生的迫切渴望和对性本能及母性力量等话题的探讨，性本能和母性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本性。我对这些话题兴趣浓厚。

在本书的第一部分，我们将探讨生育如何令史前时代的先祖着迷，以及胚胎和胎儿的象征意义从远古时代到现代演变的历程。在自然生育的奥秘被揭晓前，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探寻，在这段历程中，男性在生育行为中“优于”女性的观念逐渐淡出时代舞台。人类一直试图用巫术解释生育这一神秘现象，直到十九世纪，科学的胚胎学才开始提出一些不同于毫无根据的幻想的观念。

最初，生育是女人的天地，而后，产科成为男性的专长，这段漫长的历程布满了坎坷和蒙昧主义的绊脚石。人类何时、如何意识到生育在种族延续中的作用？随着时代变迁，女人对妊娠的体验发生了哪些变化？自然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？过去孩子在什么环境中降生？杰出的科学史学家、巴黎第八大学现代历史系荣休教授、生育史专家雅克·热利从人类学家的视角考察生育的历史，名满学界，他关于生育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一份珍贵的史料。雅克·热利从人类起源谈起，按时代发展，逐步谈及生育的演变，夫妻对生育的期待以及父母（以及古时

的接生婆）在生育中的角色转变，对雅克·热利来说，思考这些问题是一次愉悦的体验。他认为，生育是人类社会的焦点，是政治和经济、个人和集体的碰撞。作为精通生育史的专家，雅克·热利在研究中总是竭力排除个人情感倾向，客观公正评判研究对象，避免被成见左右，但他坦承自己对生育史研究情有独钟、十分投入。他的研究主题并不是一眼就选定的，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疑惑：一个男人，究竟为什么要选定 18 世纪后叶闻名遐迩的杜考德雷夫人（Mme du Coudray）向乡村产婆传授的接生课程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呢？在之后的研究中，雅克·热利完成了生育人类学的提纲，这时他才深刻地领会到当初选择生育作为研究主题的动机：他从生育研究中得到的乐趣使他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生育的限制，如他自己坦言，这种限制化作伤痛，激励他写出论述生育的著作，这些作品是他印在纸上的“孩子”。

在本书的第二部分，我们将探讨生育变革和医学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历程。十九世纪，女性排卵的奥秘被揭晓，但直到二十世纪，女性生活和生育方式才发生根本性转变。这段漫长的历程同样波折不断。1921 年，玛格丽特·桑格创立美国节制生育联盟（American League for Birth Control），开女性计划生育之先河。她宣传的节制生育思想影响极其深远，8 年后，

法国心生畏惧，于 1929 年颁布了一项禁止避孕和堕胎的法令。事实上，法国政府是在担忧出生率的下降，教会也会谴责避孕及堕胎触犯圣训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女人为“祖国”生孩子。高出生率是当时经济繁荣的保障，孕妇被要求在医院分娩，一些过去使产妇丧命的产后感染得到控制。人类在减轻分娩阵痛、早产儿护理，以及不孕不育症的治疗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……超声波检查让人们看到胎儿在子宫内的生长过程。再后来，体外培育胚胎成为可能，妊娠不再依赖性关系。我们看到这样的女权运动标语：“愿意生就生，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……不能生也可以生！”体外胚胎只是一堆细胞组合体吗？人们是否有权随意赠送、买卖、交换和遗弃胚胎？胚胎什么时候成为人？什么时候拥有人的权利能力？诸如此类的伦理困惑，难以解答……

产前研究是怎么开始的？二十世纪分娩方式经历了哪些变化？女性对此作何反应？试管受精的探险是如何开始的？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有哪些限制？不惜一切代价推广这一起源于特殊情况的助产手段是否合理？产科医生、治疗不孕不育症的专家，昂图瓦-贝克莱尔（Antoine-Béclère）医院前妇产科主任勒内·弗里德曼无疑是解答上述疑问，以及梳理现代生殖科技飞跃进步的最佳人选。在他的精心医治下，成千上万的孩子出

生，成千上万对夫妇实现了生儿育女的愿望。执着于科学能掌控生育的信念，他在治疗不育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此外，他还支持堕胎合法化，他一生奋战不息、成就卓越，有时，人们称他“鹤人”。1982年2月24日，法国第一例“试管婴儿”阿芒蒂娜出生（世界第一例“试管婴儿”路易丝·布朗出生于1978年），阿芒蒂娜诞生于勒内·弗里德曼和他的团队负责的试管受精项目，这个团队包括生物学家雅克·特斯塔特。阿芒蒂娜的出生是一段非凡历程的开端，除此之外，勒内·弗里德曼还是许多变革的引导者：法国第一例由冷冻卵母细胞受精发育的婴儿（2010年），第一例通过胚胎遗传学诊断后植入子宫发育出生的婴儿（通过试管受精培育多个胚胎，检测并选择没有遗传疾病表型的胚胎植入子宫），以及法国第一例“双重希望”婴儿的出生，医生提取这个婴儿的脐带血，通过骨髓移植来治疗患重病的姐姐……

走在科技前沿，勒内·弗里德曼始终心怀仁慈，敬重生育传统和文化，虽然传统文化总是将生育特殊化，阻止生育将灵与肉区分开。他的谈话绝不是教条式的说教，而他结缘产科实属偶然（起初，他对外科、整形外科和急救创伤科更感兴趣，当时他与贝尔纳·库什内来往密切，两人在1971年领导成立了“无国界医生组织”）。忧心后辈过于倾心科学技术的应用，

在昂图瓦-贝克莱尔医院从业 36 年后，勒内·弗里德曼以大学研究机构客座教授身份，加入福煦（Foch）医院。他还参与到世界研究学院（Collège d'études mondiales）下属的生育与幼年城（la Cité des naissances et des enfances）的创建中，这是法国人文之家（la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'homme）的核心机构。它兼具咨询、接待访客和科学研究功能，致力于调动全世界范围内的各项资源，从而为与生育和儿童相关的所有问题提供解决的可能。

在第三部分中，我们将探讨生殖生物学的发展前景及其医学应用。如果有一个领域持续引发道德争议，那一定是辅助生殖技术。我们的谈话涉及生育选择的变迁、生育权利的诉求，以及生育欲望如何表现为对生物血缘关系的追求，收养关系因此受到挑战。

众所周知，科学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类。就人类生殖繁衍而言，科学研究的进步，使人们有了多元化的生育选择和自由，这些变化又推动着社会变革。过去，怀孕是偶然的结果。如今，人类有各种各样的生育选择：医生和父母对发育中的胎儿了解越来越多。一些人认为人类干预手段替代自然生育违反了社会伦理道德。相反，另一些人则支持大众共享科技带来的自由……这是个体和集体的冲突，面对个体欲望的膨胀，社会

应负担调节的作用。尽管各国出台了不少法令，试图对生育选择的自由做出限制，但是法令本身矛盾重重：一方面，限制科学研究的法令引发了争议（例如法国关于禁止胚胎研究的法律）。另一方面，一些荒唐至极或颇具争议性的生育行为却未被禁止：60岁高龄妊娠；某些国家通过产前检查，人为减少女婴出生率；侵犯代理孕母权益……

准妈妈们的要求更私密、医疗介入较少的分娩环境，女权主义者却认为母性阻碍了非血缘亲属关系发展，她们认为，尽管人造子宫还未成现实，也不失为摆脱自然限制，解决男女不平等现状的良方。通过医学手段制造胚胎，使胚胎完全脱离性关系以及夫妻的生育计划成为现实，可以预见脱离任何家庭生育欲望的“造人”成为现实吗？所有关于生殖的研究都能获批吗？对畸形和残疾的拒绝会演变成对完美无缺的婴孩的追求吗？人们可以随心所欲“订制”婴儿？减少遗传疾病的借口是否会使生育标准化？不断增长的对人类生殖的人为干预会带来哪些伦理、社会，以及行为学上的变化？宣扬道德伦理的相关机构足以抵抗科技浪潮和人的欲望吗？

2005年，亨利·阿特朗在其畅销书《人造子宫》里提到，脱离母亲的身体，婴儿完全可以在人造子宫里生长发育（阿道司·赫胥黎（Aldous Huxley）在《美丽新世界》中称这种生

育方式为“体外生育”)。亨利·阿特朗是医生、生物学家，同时在巴黎和耶路撒冷兼任生物物理学教授，他还是哲学家和认识论专家，他同时也是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(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)的研究主任，痴迷于斯宾诺莎哲学。亨利·阿特朗智慧超群，他的研究兴趣从控制论、伦理学和生物自组织(这门学科是混沌理论和复杂理论的交融)扩展到进化生物学、基因疗法和克隆技术。他不是研究辅助生殖技术的专家，但长期供职于为促进生命科学和健康发展而设定的伦理咨询委员会(国家级别)，这段从业经验，使他对生命和健康在社会、道德以及法律层面的意义有了更清楚和精准的认识。他坚持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取代符合自然规律的生育之美，他坚信人类改变自然的强大意志是人类本性所在，他试图从神话和哲学中获取灵感，思考人类本体和其神圣的广泛意义，期间，他一直在强调，不能让基因工程主宰人类发展。

1990年，我生下我第一个女儿，25年前，也就是1965年，我母亲在简陋的医院分娩，为她接生的医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父亲，我和胞姐只有一个能存活，父亲必须放弃我们当中的一个。时间再往前移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我的祖母在家中分娩。据说，她痛苦的喊叫声传到了村子

的另一头……仅仅半个多世纪，生育已经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啊！年华正好的女孩们，包括我的女儿，她们又会如何生育呢？

回顾生育演变的历史，我感慨良多。就个体而言，与个人情感体验相关的生育行为总是具有非同凡响、震撼人心的力量，而就整个社会而言，这些出生又是那么平凡而普通，个体的出生被隐匿在人口统计学空泛的数字里，这些数字引发了对人口超负的恐慌。众所周知，自然资源储备是有限的，而自然资源分布不均。每年，法国大约有 80 万新生儿出生，欧洲有 400 万，全球则有 1.4 亿（据估算，全世界范围内，每天大约有 2.4 亿次性关系发生，相对应，每天有 35 万婴儿出生）。今天，全球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总数已达 400 万。这个数字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。总而言之，人类已经进入辅助生殖技术干预生育的全新的时代，这是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，同时，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掌控自然意志的体现。

目录

前言	1
----------	---

第一部分

过去的生育

第一章 神灵的礼物	3
第二章 看不透的女人肚子	31
第三章 “你将在苦痛中分娩”	46

第二部分

生育的革命

第四章 胎儿不再神秘	81
第五章 苦痛不再，暴力不再	113

第六章 特殊的生育	134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三部分

未来的生育

第七章 订制一个宝宝?	179
第八章 克隆和代孕	207
第九章 妊娠的终结?	226